

# 箕子湖畔的芦苇

■高曙光

终于下雨了，久旱的田野慢慢湿润起来，麦田已是青青的了，麦垄的土黄色渐渐加深，成为黄褐色的了。

箕子湖中的水不曾干涸，水位也不曾下降，湖畔的芦苇丛残存着几许绿色，其余的就是飘在风中的苇花了，苇叶是干枯的，苇稍上的苇花是灰白色的，上面沾染了灰尘。秋风瑟瑟，雨丝斜斜，苇花在轻轻摇摆，那层灰尘黏附在上面，大概是深入了苇絮里，雨水并没有洗刷掉这些尘埃。

箕子湖现在是半月形的，距护城河最近处是隔一条煤屑路，芦苇的根在湖底的淤泥里，散乱地从生着一片片高高低低的芦苇，这些野生的芦苇并不茁壮，纤细地瘦弱地站在水中，每一丛芦苇都有一个中心，中间几株较高，一些低矮的芦苇就簇拥在周围。野鸭在苇丛里栖息，不时会有几只雏鸭从苇丛里游出来，悠悠地在湖面上游水，它们游水的队伍是“人”字形的，一只在前，其余的分散在两旁，它们在湖面上追逐戏耍，忘我地享受着游水的快乐。

箕子读书台在西北角的湖面上，青灰色的建筑，与湖水一样的冷色调，这座八角形的读书台周围是静静的湖水，几处纱网与插在水中

的竹竿环绕着读书台，箕子读书时应该需要这样的意境，佯狂之后的他来到这里，这里是他的封地，饮食起居是毋庸顾虑的，他是被流放到这里的，逐出了都城，远离了纣王，政治在这位曾经的文相身上逐渐地褪色，就如同现在的芦苇，不再有浓郁的绿色，任由秋风纠缠肆虐，连那洁白的苇花都被风挟来的灰尘污染了。退出了朝野的箕子在这里学会了安静，学会了沉默。可朝堂上的喧嚣还在耳畔回响，三岁岁学会说话，三十年学不会闭口。在辅助纣王执政的时间里，箕子有着太多的见解，作为纣王的长辈，他觉得自己是可以直言的，这些逆耳的话语在纣王耳中总是那么的不舒服，奢侈地享受着的纣王怎么也不肯让这样的老头说来说去，心里就有了不快，预谋着怎样除去这些糟糕心情的制造者。箕子是明白的人，从话语中听到的是杀机，于是果断地疯了。

这样的台阶谁都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箕子全身而退，微子与比干却没有这样的韧性。在隐退的日子里，一切都不再是熙熙攘攘，少去了许多人世纷扰，诤言也不再在中伤自己了，唯有冷冷清清。柳宗元对箕子颇有感情，《箕子碑》一文倾注了这位政治失意的孤独的

文学家的感情。柳宗元的那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箕子的书台夜谈倒也呼应。箕子读书台就在灰色的天空下静立在湖面上，风吹过，读书台挑檐上悬挂的铜铃叮当作响。旁边的芦苇丛已经枯黄，没有人收割，这些野生的芦苇保持着野性，倔强地站在污泥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里并没有茂盛的芦苇，也没有缠绵的情侣。这里只是一种安静，茂盛的芦苇会被人收割，会被破成篾子，在巧人的手中编成席子。苇花会被拧成草鞋，出现在集市上。可是这里是偏僻的湖面，简易的煤屑路绕着箕子湖，杨树的枝条已经清空，榆树的叶子还在枝条上，只是愈来愈黄，这种树的叶子不易落，纠缠在枝头上直至雪压枝条。

沿湖堆放着不少生活垃圾，焚烧后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一场秋雨稀释了气味的浓度，地面上留下一些烧灼后的焦黑的痕迹。箕子湖的南边是城隍庙，拆了又修的庙宇常年烟雾缭绕，不少香客初一十五到此许愿进香，香火很盛。

箕子也许该是寂寞的，没有人打扰他，如野生的芦苇一样，在灰色的色调里遥想着……



文讯

## 霍楠因诗歌研讨会在周口举行

11月2日，我市著名诗人霍楠因诗歌研讨会在周口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市作家协会会员及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讨会上，周口师范学院文学学院的刘成勇教授对霍楠因的写作行为进行了分析，称其诗歌有种“语词狂欢中的自我疗愈”的境界。

据了解，霍楠因是周口市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霍楠因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她于2007年正式开始诗歌写作，多篇作品发表于《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报刊，作品曾入选新华出版社《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2卷》、《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12卷》等合集。

（朱东一）

诗歌

## 秋日十题

■薛廉民

- 一  
秋来日渐凉，明月照疏窗。  
谁会登临意？风高留恋长。
- 二  
秋色染祥云，无边落木深。  
清溪摇倒影，何惧寒风侵！
- 三  
秋收万石粮，莫叹农人忙。  
云绕炊烟外，家家溢酒香。
- 四  
秋风扫木叶，大地披霓裳。  
一夜东君放，与谁月下赏？
- 五  
秋寒深树月，幽径绽金黄。  
来客频相顾，但取满庭芳。
- 六  
秋霜摧鬓雪，云过半天风。  
书案乾坤大，江山笔下生。
- 七  
秋雨潇潇下，万村灯火明。  
窗前饮烈酒，闲待月东升。
- 八  
秋种逢新雨，躬耕何惧凉。  
风拂转眼绿，阅尽好风光。
- 九  
秋度一川水，蛙鸣顿隐迹。  
田园诗意满，香远率人衣。
- 十  
秋隐中州地，溪边日影长。  
闲时观雁阵，何处有苍凉？

随笔

## 母亲

■程习奎

父亲说过：“要饭时，妈都是把要来的第一口让孩子们吃，孩子们把要来的饭的最后一口留给妈，已也算孝顺了。”我常常反思，我固然不能把“第一口饭”让妈吃，但能不能不要等到最后一口才留给妈……

——题记

今年七月二十七号，听说母亲胃病复发，我又一次接她回周口。与哥、小妹一同到医院给她检查，所幸并无大碍，包了几包诸如吗叮啉之类的西药，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今年的夏季特别热，我和妻子就把母亲安排在女儿屋里，因为只有女儿屋里装了空调（女儿在北京工作）。特别热的那几天，一向怕空调的我和妻子也不得不和母亲休息在一个屋里，躺在一张宽一米八的大床上。

“几十年没有跟俺儿睡在一头了。”母亲笑着说。是呀，我已逾不惑，而今又和老母亲睡在一头，顿感幸福。依稀回到孩童时期，享受着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幸福，那样的无忧无虑，那样的安全与安详，那是种天堂般的温暖！

但，心中很快便滋生一丝伤感，一丝莫名的沧桑之感。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甘苦交替……

妈还在三岁多的时候，中原发了大水。五岁多的时候，姥爷一家就随着同村不同村的逃荒大军，一路向西乞讨。由于年幼，加上营养极度不良，跟不上脚步，妈便由姥爷姥娘舅舅轮番背着赶路。一路忍饥挨饿，一路风餐露宿，从农历二月出发，接近麦熟才来到陕西曹怡（音，母亲口述），在一尚姓大户人家，姥爷、舅舅打起了长工。

到了陕西的第三年，妈腰部长了恶疮，几个月来，姥爷一家在恶梦中度日。姥娘给她熬中药，换膏药。每换一次膏药，或挤一次脓，妈就撕心裂肺地大哭……苍天有眼，五个月后，差点要了妈的命的疮居然好了！

熬过漫漫长夜，升起了鲜红的太阳。我记事的时期，已是生产队了。那时的农村并不富裕，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也许是苦日子过惯了，包括母亲在内的大人们都极力反对一丁点儿的浪费。孩子们吃剩下的馒头儿、红薯头儿，她从不舍得扔掉；甚至在刷锅时，粘在锅底上的



■李俊鹏 书法作品

## 秋天的美丽

■秋韵

路的两旁有两排不知名的树木，春天来到时，它像其他的花草树木一样，发出嫩嫩的绿芽，在春风的吹拂下，很快长出树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初夏时，它会分泌出一种带油性的“油雨”，树下滴满了斑斑点点，落到衣服上很不好洗涤，所以常常躲着它走。只有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太阳的淫威下，很无奈地，低头趁着树荫，匆匆而过，很少留意到它。

不知何时，“油雨”已不见。发现这树枝上盛开了许多碎小的黄花，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淡香，不细闻就感觉不到。伴随着这怒放的腊梅似的花朵，有许多天空照耀下，很有“碧云天、黄花地”的意境。这花朵优雅而有气质，很高贵的样子。如果清洁工人清扫不及时的话，“遍地黄花分外香”的景况就会出现，远远望去非常壮观。

到了晚上，在路灯的照射下，黄花愈发显得娇艳，宛若盛装的少女，随时绽放着美丽，把树也衬托得高贵无比，给人一种梦幻般美的感觉。踏着满地的黄花，发现秋已到了。

又过了些日子，树上却长出一串串小似樱桃、大似提子似的果实，它们初长成时青色，继而为粉色，再过些时日，竟成了深红，一串串挂在树上。大树拥有叶的翠绿、花的娇黄、果的深红，煞是好看。细看这果实，它是由三个椭圆形的叶片相对成三角形，三片叶似开似合，轻松而随意地包裹着一粒粒像豌豆样的果实，微风吹过，一串串果实仿佛是一个个小灯笼，随风摇曳，状若在冰上舞蹈的美女，肆意挥洒着美丽，畅快淋漓。原来这种树的最美时节是秋天。

冬天来到时，树上的大部分叶、果都随着季节的变化逝去，只留下少许顽强的、风光不再的枯枝败叶，凄美地很有尊严地挺立着，等待着新的轮回的到来。